

让瘫痪者站起来

记榆次市瘫痪病研究所所长高锡朋

本报记者 王民生

秋天的哥本哈根，分外美丽迷人。1985年6月，国际多科学交叉医学研究会正在这里举行会议。丹麦皇家饭店坐满了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专家。我国驻丹麦大使束光也坐在主席台上。

应邀前来的中国学者、山西省榆次市瘫痪病研究所所长高锡朋在会上宣读了《针灸治疗外伤性截瘫》的论文，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脊髓损伤可以再生”，瘫痪者可以站立起来。这篇文摘了国际医学界关于“脊髓损伤只能坏死，不能再生”的定论。会场被震惊，静得连呼吸声都可听到。过了不久，有人窃窃私语，有连话也不说，有人射出怀疑的目光。

连珠炮式的提问，规定只有五分种的答非所问，高锡朋整整回答了四十分钟的问题。

国际多科学交叉医学研究会的理事们，一致同意授予高锡朋“国际医学博士”称号。他是我国中医中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得最高学位的人。

各国学者纷纷前来祝贺。华裔学者特为高锡朋举行酒会。华裔加拿大中医药学会会长张金博士，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高博士，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炎黄子孙的光荣！”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花，紧握住高锡朋的双手……

二

癌症、冠心病和截瘫被称为世界三大疑难病症。因脊髓损伤，导致下肢运动丧失，二便障碍，叫截瘫。患这种病的住往成为终身残疾，死亡率很高。我国中医医典上，虽有针对治疗瘫痪的记载，但对针对治疗外伤性截瘫却没有更详细的论述。高锡朋历经三十余载的实践，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他用针刺不能只可疗手麻、偏瘫、全瘫，还可治截瘫，为发扬光大祖国针灸医学做出了贡献。

1984年和1985年，高锡朋两次应邀到美国旧金山、洛杉矶讲学。他精辟地阐述“截瘫者可以站立起来”的科学道理，使洛杉矶中国医科大、中西医科大学的学子们为之倾倒。他为他们做针灸治疗三百八十多人次，都获得较好的疗效；一些人减轻痛苦，一些人坐稳了，一些人站立起来，一时被称为“奇迹”。他在洛杉矶《美洲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论文《针灸治疗坐骨神经痛》，这本杂志一再重印也满足不了要求。美国多家报纸报道了“有高超针灸医术”的高锡朋，法国、斯里兰卡、联邦德国、日本……等四十多个国家请他去讲学，进行学术交流。

高锡朋来到法国蒙博利安瘫痪病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集中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治瘫痪专家、教授和学者，设备、技术、人才都是第一流的。法国不惜高昂的代价，向瘫痪者进行搏斗。当中国中医专家高锡朋作学术报告时，研究中心的一位主任认为与众不同，他带着怀疑的语气说：“请您给病人……”接着，高锡朋推荐了四个疑难病人。

第一位，是一个截瘫病人，全身抽搐，不能入睡，连话都说不清。高锡朋神志自若，给他针灸四次，患者便安然入睡了。

第二位，是一个坐骨神经痛患者。法国医生为减轻他的痛苦，

苦，采用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在患者体内镶进两块电磁板。据说，通上电流，患者可减轻痛苦。但高锡朋看见，通上电流后，患者还痛苦地呻吟。高锡朋想：人怎么能当“机器”治？他用针灸治截瘫已有三十余年实践，一看病人，就觉得有把握。只针灸四次，病人就不疼了。但那位主任还是说：“电磁板的副作用”。高锡朋哑然失笑。

第三位，是一位七十多岁的截瘫患者，褥疮溃烂，危在旦夕。高锡朋针灸七次，他就可以翻身了。老人哭着比划，不让高锡朋走，要继续给他针灸，救他一命。

第四位，是在抢救的一位青年，因骑摩托车撞伤，全瘫。上肢不能接触，一摸，就高呼救命。高锡朋给他扎了六次针，疼痛基本消失。

研究中心的那位主任，眼看着十四个疑难病人，经高锡朋针灸后，个个都有好转，也连连说：“中国，了不起！我到中国向您学习！”

三

当高锡朋在洛杉矶一所学院作学术报告下讲台时，一位美国教授问他：“‘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受难，你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是聪颖的头脑，还是机灵的青睐？”高锡朋说：“都不是。”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高锡朋走向成功之路呢？是一个医生的良知，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毅力和骨气，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品德。

鲁迅说过，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高锡朋的路，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的路。

他出身中医世家，父亲是乡间名医，从小，高锡朋没有当医生，后当上了教师。新中国诞生之初，他是榆次二中的模範教师。1958年，突然，祸从天降，说他有个“隐瞒参加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宣布“开除公职”。他既没有参加三青团，更不是“骨干”，蒙受不白之冤，解释也没有用处，只有闭上嘴巴。他离开了教育岗位。

生活无着，行于乡间，已经是中医的大哥对他说：“人生千条路，行可成才。不让我教书，你就学医吧。”从此，高锡朋走进了中医、针灸的世界。默默地痛苦地探索着针灸治瘫的奥秘。

高锡朋生在煤乡，每年因煤矿事故，总有外伤截瘫患者在痛苦中挣扎。高锡朋不信它是“绝症”，不信中医针灸治不了截瘫。

“大炼钢铁”时，只要有截瘫的人，他就抢着去义务处置、观察、治疗。

公社成立卫生院，他又建议开设治瘫门诊。眼科、嘴歪、神经痛、抖颤……所有这类病症，他都争先去观察、针灸。一个个人，冲击着他，激励着他奋进。

然而，好景不长，绿化时，他负责锄坑，不管栽树，但有人诬告他“把树栽倒了”，给他扣上“破坏绿化”罪名，斗争会开了四十天，“以现行反革命成分”的罪名，武斗押解回老家榆次县黄荆峡监督改造。

乡亲们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说：“高大天回来就好了，我们正需要他。”当天，村干部和老乡安顿好他的住处，东家送家家具，西家送来米面。这种温暖再次激起他寻求治瘫的门径。他说：“我还得干下去！”

1963年，公社书记对高锡朋说：“高大夫，有七个病人，全交给你们了！”这七个人全是公社煤矿“文革”外伤截瘫患者。高锡朋用尽了他所有的方法，还是没有疗效。不到一年，七人中先后死去六人，只剩一人在死亡边缘挣扎。高锡朋痛苦万分，越感到自己担子的沉重。他彻夜不眠，面对着一包银针，说：“治住住瘫，我高锡朋死不瞑目！”

山西纺织厂工人遣派王光文，十五岁，因患脑膜炎全瘫。厂工会从山西公安厅开介绍信，允许高锡朋这个“阶级敌人”外出治病。“这下可好了，可以出去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王光文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鸣谦村离山西纺织厂五十多公里，高锡朋每天骑自行车去给王光文针灸。他一登上车子，就默诵《内经》、《脉诀》，完全沉醉在自己追求医术的天地。一天，他从山西纺织厂返回，路遇大雪，双手冻僵，下一个大坡时，连人带车滚下一个深沟里，顿时失去知觉。要不是过路的一个农民赶车把他送回家，早就冻死了。他给王光文坚持针灸五天，患者逐渐恢复了活动能力，奇妙地从床上站起来了。王光文看着自己已双腿，抱住高锡朋痛哭不止：“高大夫……你救活了我！”高锡朋也落下了泪。他：“他……他站起来了！”王光文站起来，标志着高锡朋探索的一个突破。脑和脊髓是神经中枢，如果损坏的脑组织可以通过治疗恢复，受损的脊髓就有再生的可能。他喜得太兴奋了。他跑到医院，这个研究那部六名病人的死因。他发现，四人死于“原毒症”，一人死于心脏病，都不是“脊髓不能再生”所致。他终于弄清，治截瘫，必须攻克“死关”，为脊髓再生争取时间。高锡朋由单纯研究中医、针灸集中神经经恢复，转向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慢性器质性病，为治瘫开辟新径。

四

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高锡朋手里握着省公安厅的介绍信，

李鹏到北京师范大学向教师们祝贺春节

搞好教育工作要先搞好师范教育

本报讯 2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向教师们祝贺春节。李鹏首先与部分中青年教师们进行了座谈。

李鹏对教师们说，我们国家目前总的形势是蒸蒸日上，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教师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一定会越来越好。教师是教育行业的“工作母机”，而师范大学正是生产这种“工作母机”的。中、小学以及大学的师资、教材乃至教学经验都是从这里产生。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在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中肩负着比其他学校更为重要的任务，希望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干部、职工能够增强信心，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李鹏一再强调，要搞好教育工作必须先搞好师范教育，从国家教委来讲，应该在师范教育方面多下一些力量。

座谈会后，李鹏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彭福云等专程去教工宿舍看望了几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教授。

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家里，李鹏亲切地询问了白先生的工作和身体情况，白先生高兴地把自己近几年的主要著作送给李鹏。李鹏称赞白先生正在

就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黑五类”得不到的自由。他不必三天请示、两天汇报，可以走村串乡看病，小心翼翼探索“治瘫”方法。太原市晋西机械厂工人赵锁江，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别人，腰部断裂，下肢瘫痪，泌尿系统感染，高烧、褥疮……生命垂危。高锡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尽快给他消灭。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针，精确定位，坚持给赵锁江治疗。果然，获得奇效。他的褥疮再生了！赵锁江治疗三年，赵锁江站起来了，康复了。高锡朋破例喝了三杯酒庆祝。

赵锁江站起来，表明脊髓可以再生！喜事接踵而来。1978年，榆次市给高锡朋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他说：“晚年盛世，非路上老命干一场不可！”

高锡朋申请办一个瘫痪病研究所，以扩大对这种疑难病的治疗，并对瘫痪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左右等批不下来。他急忙说：“我只要一个允许治疗的公章，不要投资，不要设备，不要房子，不要工资……什么也不要，只要快些允许！”他把自己家的院子腾出几间房，又租了几间房办起临时门诊部。在榆次市租了一个小院，仅用了五天时间，研究所和门诊部就同时开业。高锡朋任研究所所长，他的曾在北京当过军医的三儿子高晨明、大儿媳毕业于的四儿子高跃进、妻子刘颖（中医师）等为骨干医务人员，每天接治二四十个患者。小门面，简陋房舍，却温暖如家。几百里以外的患者都抬到这低矮的房舍，说：“高大夫，就信着你吧！”仅仅几天，高锡朋他们治疗来百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瘫痪者，共七万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有了好转。他收到四百封求治来的来信，也……一作客。

这个中医世家的老老少少，共同在开拓着治瘫的新路径。阳泉市一位为肩周炎的姑娘叫喜凤的，在一次挖铝矿时被砸伤，截瘫。经过高锡朋的治疗，一个多月，就站起来了，可以扶拐走了。

大同市一位姑娘叫小燕的，在一次车祸中截瘫了。高锡朋治疗五个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个矿工叫倪生，被砸截瘫，治了三年，现在可以拄双拐走四五百米。记者看见倪生时，他红光满面，好象马上就要能跑起来似的。我问高锡朋大夫：“小倪的预后怎样？”高锡朋果然说：“结婚，成家，过好日子，没问题。”

一个瘫痪人站起来。高锡朋捏住手里银针，说：“我总算为人民办了一件事啊！”

一个瘫痪的病人站起来，高锡朋也更加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他当选为榆次市政协常委，被评为山西省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他记了特等功。

以，北京师范大学在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中肩负着比其他学校更为重要的任务，希望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干部、职工能够增强信心，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李鹏一再强调，要搞好教育工作必须先搞好师范教育，从国家教委来讲，应该在师范教育方面多下一些力量。

座谈会后，李鹏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彭福云等专程去教工宿舍看望了几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教授。

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家里，李鹏亲切地询问了白先生的工作和身体情况，白先生高兴地把自己近几年的主要著作送给李鹏。李鹏称赞白先生正在

就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黑五类”得不到的自由。他不必三天请示、两天汇报，可以走村串乡看病，小心翼翼探索“治瘫”方法。太原市晋西机械厂工人赵锁江，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别人，腰部断裂，下肢瘫痪，泌尿系统感染，高烧、褥疮……生命垂危。高锡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尽快给他消灭。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针，精确定位，坚持给赵锁江治疗。果然，获得奇效。他的褥疮再生了！赵锁江治疗三年，赵锁江站起来了，康复了。高锡朋破例喝了三杯酒庆祝。

赵锁江站起来，表明脊髓可以再生！喜事接踵而来。1978年，榆次市给高锡朋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他说：“晚年盛世，非路上老命干一场不可！”高锡朋申请办一个瘫痪病研究所，以扩大对这种疑难病的治疗，并对瘫痪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左右等批不下来。他急忙说：“我只要一个允许治疗的公章，不要投资，不要设备，不要房子，不要工资……什么也不要，只要快些允许！”他把自己家的院子腾出几间房，又租了几间房办起临时门诊部。在榆次市租了一个小院，仅用了五天时间，研究所和门诊部就同时开业。高锡朋任研究所所长，他的曾在北京当过军医的三儿子高晨明、大儿媳毕业于的四儿子高跃进、妻子刘颖（中医师）等为骨干医务人员，每天接治二四十个患者。小门面，简陋房舍，却温暖如家。几百里以外的患者都抬到这低矮的房舍，说：“高大夫，就信着你吧！”仅仅几天，高锡朋他们治疗来百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瘫痪者，共七万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有了好转。他收到四百封求治来的来信，也……一作客。

这个中医世家的老老少少，共同在开拓着治瘫的新路径。阳泉市一位为肩周炎的姑娘叫喜凤的，在一次挖铝矿时被砸伤，截瘫。经过高锡朋的治疗，一个多月，就站起来了，可以扶拐走了。

大同市一位姑娘叫小燕的，在一次车祸中截瘫了。高锡朋治疗五个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个矿工叫倪生，被砸截瘫，治了三年，现在可以拄双拐走四五百米。记者看见倪生时，他红光满面，好象马上就要能跑起来似的。我问高锡朋大夫：“小倪的预后怎样？”高锡朋果然说：“结婚，成家，过好日子，没问题。”

一个瘫痪人站起来。高锡朋捏住手里银针，说：“我总算为人民办了一件事啊！”

一个瘫痪的病人站起来，高锡朋也更加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他当选为榆次市政协常委，被评为山西省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他记了特等功。

李鹏一再强调，要搞好教育工作必须先搞好师范教育，从国家教委来讲，应该在师范教育方面多下一些力量。

座谈会后，李鹏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彭福云等专程去教工宿舍看望了几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教授。

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家里，李鹏亲切地询问了白先生的工作和身体情况，白先生高兴地把自己近几年的主要著作送给李鹏。李鹏称赞白先生正在

就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黑五类”得不到的自由。他不必三天请示、两天汇报，可以走村串乡看病，小心翼翼探索“治瘫”方法。太原市晋西机械厂工人赵锁江，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别人，腰部断裂，下肢瘫痪，泌尿系统感染，高烧、褥疮……生命垂危。高锡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尽快给他消灭。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针，精确定位，坚持给赵锁江治疗。果然，获得奇效。他的褥疮再生了！赵锁江治疗三年，赵锁江站起来了，康复了。高锡朋破例喝了三杯酒庆祝。

赵锁江站起来，表明脊髓可以再生！喜事接踵而来。1978年，榆次市给高锡朋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他说：“晚年盛世，非路上老命干一场不可！”高锡朋申请办一个瘫痪病研究所，以扩大对这种疑难病的治疗，并对瘫痪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左右等批不下来。他急忙说：“我只要一个允许治疗的公章，不要投资，不要设备，不要房子，不要工资……什么也不要，只要快些允许！”他把自己家的院子腾出几间房，又租了几间房办起临时门诊部。在榆次市租了一个小院，仅用了五天时间，研究所和门诊部就同时开业。高锡朋任研究所所长，他的曾在北京当过军医的三儿子高晨明、大儿媳毕业于的四儿子高跃进、妻子刘颖（中医师）等为骨干医务人员，每天接治二四十个患者。小门面，简陋房舍，却温暖如家。几百里以外的患者都抬到这低矮的房舍，说：“高大夫，就信着你吧！”仅仅几天，高锡朋他们治疗来百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瘫痪者，共七万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有了好转。他收到四百封求治来的来信，也……一作客。

这个中医世家的老老少少，共同在开拓着治瘫的新路径。阳泉市一位为肩周炎的姑娘叫喜凤的，在一次挖铝矿时被砸伤，截瘫。经过高锡朋的治疗，一个多月，就站起来了，可以扶拐走了。

大同市一位姑娘叫小燕的，在一次车祸中截瘫了。高锡朋治疗五个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个矿工叫倪生，被砸截瘫，治了三年，现在可以拄双拐走四五百米。记者看见倪生时，他红光满面，好象马上就要能跑起来似的。我问高锡朋大夫：“小倪的预后怎样？”高锡朋果然说：“结婚，成家，过好日子，没问题。”

一个瘫痪人站起来。高锡朋捏住手里银针，说：“我总算为人民办了一件事啊！”

一个瘫痪的病人站起来，高锡朋也更加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他当选为榆次市政协常委，被评为山西省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他记了特等功。

李鹏一再强调，要搞好教育工作必须先搞好师范教育，从国家教委来讲，应该在师范教育方面多下一些力量。

座谈会后，李鹏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彭福云等专程去教工宿舍看望了几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教授。

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家里，李鹏亲切地询问了白先生的工作和身体情况，白先生高兴地把自己近几年的主要著作送给李鹏。李鹏称赞白先生正在

就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黑五类”得不到的自由。他不必三天请示、两天汇报，可以走村串乡看病，小心翼翼探索“治瘫”方法。太原市晋西机械厂工人赵锁江，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别人，腰部断裂，下肢瘫痪，泌尿系统感染，高烧、褥疮……生命垂危。高锡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尽快给他消灭。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针，精确定位，坚持给赵锁江治疗。果然，获得奇效。他的褥疮再生了！赵锁江治疗三年，赵锁江站起来了，康复了。高锡朋破例喝了三杯酒庆祝。

赵锁江站起来，表明脊髓可以再生！喜事接踵而来。1978年，榆次市给高锡朋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他说：“晚年盛世，非路上老命干一场不可！”高锡朋申请办一个瘫痪病研究所，以扩大对这种疑难病的治疗，并对瘫痪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左右等批不下来。他急忙说：“我只要一个允许治疗的公章，不要投资，不要设备，不要房子，不要工资……什么也不要，只要快些允许！”他把自己家的院子腾出几间房，又租了几间房办起临时门诊部。在榆次市租了一个小院，仅用了五天时间，研究所和门诊部就同时开业。高锡朋任研究所所长，他的曾在北京当过军医的三儿子高晨明、大儿媳毕业于的四儿子高跃进、妻子刘颖（中医师）等为骨干医务人员，每天接治二四十个患者。小门面，简陋房舍，却温暖如家。几百里以外的患者都抬到这低矮的房舍，说：“高大夫，就信着你吧！”仅仅几天，高锡朋他们治疗来百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瘫痪者，共七万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有了好转。他收到四百封求治来的来信，也……一作客。

这个中医世家的老老少少，共同在开拓着治瘫的新路径。阳泉市一位为肩周炎的姑娘叫喜凤的，在一次挖铝矿时被砸伤，截瘫。经过高锡朋的治疗，一个多月，就站起来了，可以扶拐走了。

大同市一位姑娘叫小燕的，在一次车祸中截瘫了。高锡朋治疗五个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个矿工叫倪生，被砸截瘫，治了三年，现在可以拄双拐走四五百米。记者看见倪生时，他红光满面，好象马上就要能跑起来似的。我问高锡朋大夫：“小倪的预后怎样？”高锡朋果然说：“结婚，成家，过好日子，没问题。”

一个瘫痪人站起来。高锡朋捏住手里银针，说：“我总算为人民办了一件事啊！”

一个瘫痪的病人站起来，高锡朋也更加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他当选为榆次市政协常委，被评为山西省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他记了特等功。

李鹏一再强调，要搞好教育工作必须先搞好师范教育，从国家教委来讲，应该在师范教育方面多下一些力量。

座谈会后，李鹏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彭福云等专程去教工宿舍看望了几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教授。

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家里，李鹏亲切地询问了白先生的工作和身体情况，白先生高兴地把自己近几年的主要著作送给李鹏。李鹏称赞白先生正在

就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黑五类”得不到的自由。他不必三天请示、两天汇报，可以走村串乡看病，小心翼翼探索“治瘫”方法。太原市晋西机械厂工人赵锁江，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别人，腰部断裂，下肢瘫痪，泌尿系统感染，高烧、褥疮……生命垂危。高锡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尽快给他消灭。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针，精确定位，坚持给赵锁江治疗。果然，获得奇效。他的褥疮再生了！赵锁江治疗三年，赵锁江站起来了，康复了。高锡朋破例喝了三杯酒庆祝。

赵锁江站起来，表明脊髓可以再生！喜事接踵而来。1978年，榆次市给高锡朋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他说：“晚年盛世，非路上老命干一场不可！”高锡朋申请办一个瘫痪病研究所，以扩大对这种疑难病的治疗，并对瘫痪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左右等批不下来。他急忙说：“我只要一个允许治疗的公章，不要投资，不要设备，不要房子，不要工资……什么也不要，只要快些允许！”他把自己家的院子腾出几间房，又租了几间房办起临时门诊部。在榆次市租了一个小院，仅用了五天时间，研究所和门诊部就同时开业。高锡朋任研究所所长，他的曾在北京当过军医的三儿子高晨明、大儿媳毕业于的四儿子高跃进、妻子刘颖（中医师）等为骨干医务人员，每天接治二四十个患者。小门面，简陋房舍，却温暖如家。几百里以外的患者都抬到这低矮的房舍，说：“高大夫，就信着你吧！”仅仅几天，高锡朋他们治疗来百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瘫痪者，共七万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有了好转。他收到四百封求治来的来信，也……一作客。

这个中医世家的老老少少，共同在开拓着治瘫的新路径。阳泉市一位为肩周炎的姑娘叫喜凤的，在一次挖铝矿时被砸伤，截瘫。经过高锡朋的治疗，一个多月，就站起来了，可以扶拐走了。

大同市一位姑娘叫小燕的，在一次车祸中截瘫了。高锡朋治疗五个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个矿工叫倪生，被砸截瘫，治了三年，现在可以拄双拐走四五百米。记者看见倪生时，他红光满面，好象马上就要能跑起来似的。我问高锡朋大夫：“小倪的预后怎样？”高锡朋果然说：“结婚，成家，过好日子，没问题。”

一个瘫痪人站起来。高锡朋捏住手里银针，说：“我总算为人民办了一件事啊！”

一个瘫痪的病人站起来，高锡朋也更加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他当选为榆次市政协常委，被评为山西省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他记了特等功。

李鹏一再强调，要搞好教育工作必须先搞好师范教育，从国家教委来讲，应该在师范教育方面多下一些力量。

座谈会后，李鹏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彭福云等专程去教工宿舍看望了几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教授。

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家里，李鹏亲切地询问了白先生的工作和身体情况，白先生高兴地把自己近几年的主要著作送给李鹏。李鹏称赞白先生正在

就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黑五类”得不到的自由。他不必三天请示、两天汇报，可以走村串乡看病，小心翼翼探索“治瘫”方法。太原市晋西机械厂工人赵锁江，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别人，腰部断裂，下肢瘫痪，泌尿系统感染，高烧、褥疮……生命垂危。高锡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尽快给他消灭。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针，精确定位，坚持给赵锁江治疗。果然，获得奇效。他的褥疮再生了！赵锁江治疗三年，赵锁江站起来了，康复了。高锡朋破例喝了三杯酒庆祝。

赵锁江站起来，表明脊髓可以再生！喜事接踵而来。1978年，榆次市给高锡朋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他说：“晚年盛世，非路上老命干一场不可！”高锡朋申请办一个瘫痪病研究所，以扩大对这种疑难病的治疗，并对瘫痪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左右等批不下来。他急忙说：“我只要一个允许治疗的公章，不要投资，不要设备，不要房子，不要工资……什么也不要，只要快些允许！”他把自己家的院子腾出几间房，又租了几间房办起临时门诊部。在榆次市租了一个小院，仅用了五天时间，研究所和门诊部就同时开业。高锡朋任研究所所长，他的曾在北京当过军医的三儿子高晨明、大儿媳毕业于的四儿子高跃进、妻子刘颖（中医师）等为骨干医务人员，每天接治二四十个患者。小门面，简陋房舍，却温暖如家。几百里以外的患者都抬到这低矮的房舍，说：“高大夫，就信着你吧！”仅仅几天，高锡朋他们治疗来百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瘫痪者，共七万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有了好转。他收到四百封求治来的来信，也……一作客。

这个中医世家的老老少少，共同在开拓着治瘫的新路径。阳泉市一位为肩周炎的姑娘叫喜凤的，在一次挖铝矿时被砸伤，截瘫。经过高锡朋的治疗，一个多月，就站起来了，可以扶拐走了。

大同市一位姑娘叫小燕的，在一次车祸中截瘫了。高锡朋治疗五个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个矿工叫倪生，被砸截瘫，治了三年，现在可以拄双拐走四五百米。记者看见倪生时，他红光满面，好象马上就要能跑起来似的。我问高锡朋大夫：“小倪的预后怎样？”高锡朋果然说：“结婚，成家，过好日子，没问题。”

一个瘫痪人站起来。高锡朋捏住手里银针，说：“我总算为人民办了一件事啊！”

一个瘫痪的病人站起来，高锡朋也更加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他当选为榆次市政协常委，被评为山西省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他记了特等功。

李鹏一再强调，要搞好教育工作必须先搞好师范教育，从国家教委来讲，应该在师范教育方面多下一些力量。

座谈会后，李鹏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彭福云等专程去教工宿舍看望了几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教授。

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家里，李鹏亲切地询问了白先生的工作和身体情况，白先生高兴地把自己近几年的主要著作送给李鹏。李鹏称赞白先生正在

就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黑五类”得不到的自由。他不必三天请示、两天汇报，可以走村串乡看病，小心翼翼探索“治瘫”方法。太原市晋西机械厂工人赵锁江，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别人，腰部断裂，下肢瘫痪，泌尿系统感染，高烧、褥疮……生命垂危。高锡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尽快给他消灭。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针，精确定位，坚持给赵锁江治疗。果然，获得奇效。他的褥疮再生了！赵锁江治疗三年，赵锁江站起来了，康复了。高锡朋破例喝了三杯酒庆祝。

赵锁江站起来，表明脊髓可以再生！喜事接踵而来。1978年，榆次市给高锡朋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他说：“晚年盛世，非路上老命干一场不可！”高锡朋申请办一个瘫痪病研究所，以扩大对这种疑难病的治疗，并对瘫痪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左右等批不下来。他急忙说：“我只要一个允许治疗的公章，不要投资，不要设备，不要房子，不要工资……什么也不要，只要快些允许！”他把自己家的院子腾出几间房，又租了几间房办起临时门诊部。在榆次市租了一个小院，仅用了五天时间，研究所和门诊部就同时开业。高锡朋任研究所所长，他的曾在北京当过军医的三儿子高晨明、大儿媳毕业于的四儿子高跃进、妻子刘颖（中医师）等为骨干医务人员，每天接治二四十个患者。小门面，简陋房舍，却温暖如家。几百里以外的患者都抬到这低矮的房舍，说：“高大夫，就信着你吧！”仅仅几天，高锡朋他们治疗来百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瘫痪者，共七万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有了好转。他收到四百封求治来的来信，也……一作客。

这个中医世家的老老少少，共同在开拓着治瘫的新路径。阳泉市一位为肩周炎的姑娘叫喜凤的，在一次挖铝矿时被砸伤，截瘫。经过高锡朋的治疗，一个多月，就站起来了，可以扶拐走了。

大同市一位姑娘叫小燕的，在一次车祸中截瘫了。高锡朋治疗五个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个矿工叫倪生，被砸截瘫，治了三年，现在可以拄双拐走四五百米。记者看见倪生时，他红光满面，好象马上就要能跑起来似的。我问高锡朋大夫：“小倪的预后怎样？”高锡朋果然说：“结婚，成家，过好日子，没问题。”

一个瘫痪人站起来。高锡朋捏住手里银针，说：“我总算为人民办了一件事啊！”

一个瘫痪的病人站起来，高锡朋也更加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他当选为榆次市政协常委，被评为山西省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他记了特等功。

李鹏一再强调，要搞好教育工作必须先搞好师范教育，从国家教委来讲，应该在师范教育方面多下一些力量。

座谈会后，李鹏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彭福云等专程去教工宿舍看望了几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教授。

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家里，李鹏亲切地询问了白先生的工作和身体情况，白先生高兴地把自己近几年的主要著作送给李鹏。李鹏称赞白先生正在

就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黑五类”得不到的自由。他不必三天请示、两天汇报，可以走村串乡看病，小心翼翼探索“治瘫”方法。太原市晋西机械厂工人赵锁江，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别人，腰部断裂，下肢瘫痪，泌尿系统感染，高烧、褥疮……生命垂危。高锡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尽快给他消灭。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针，精确定位，坚持给赵锁江治疗。果然，获得奇效。他的褥疮再生了！赵锁江治疗三年，赵锁江站起来了，康复了。高锡朋破例喝了三杯酒庆祝。

赵锁江站起来，表明脊髓可以再生！喜事接踵而来。1978年，榆次市给高锡朋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他说：“晚年盛世，非路上老命干一场不可！”高锡朋申请办一个瘫痪病研究所，以扩大对这种疑难病的治疗，并对瘫痪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左右等批不下来。他急忙说：“我只要一个允许治疗的公章，不要投资，不要设备，不要房子，不要工资……什么也不要，只要快些允许！”他把自己家的院子腾出几间房，又租了几间房办起临时门诊部。在榆次市租了一个小院，仅用了五天时间，研究所和门诊部就同时开业。高锡朋任研究所所长，他的曾在北京当过军医的三儿子高晨明、大儿媳毕业于的四儿子高跃进、妻子刘颖（中医师）等为骨干医务人员，每天接治二四十个患者。小门面，简陋房舍，却温暖如家。几百里以外的患者都抬到这低矮的房舍，说：“高大夫，就信着你吧！”仅仅几天，高锡朋他们治疗来百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瘫痪者，共七万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有了好转。他收到四百封求治来的来信，也……一作客。

这个中医世家的老老少少，共同在开拓着治瘫的新路径。阳泉市一位为肩周炎的姑娘叫喜凤的，在一次挖铝矿时被砸伤，截瘫。经过高锡朋的治疗，一个多月，就站起来了，可以扶拐走了。

大同市一位姑娘叫小燕的，在一次车祸中截瘫了。高锡朋治疗五个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个矿工叫倪生，被砸截瘫，治了三年，现在可以拄双拐走四五百米。记者看见倪生时，他红光满面，好象马上就要能跑起来似的。我问高锡朋大夫：“小倪的预后怎样？”高锡朋果然说：“结婚，成家，过好日子，没问题。”

第三届“陈毅杯”围棋棋赛闭幕

中国围棋协会向老同志授予荣誉证书

——
严国珍调到黑龙江省漠河县任县委书记的第一天，县里按惯例为他接风洗尘。菜做好了，酒也摆上了，可是新来的书记却却不来。大家正着急，有人发现他在招待所食堂排队买饭。“老严，饭都准备好了。”好几个人请他过去入席。他摆了摆手：“用不着，这样挺好。”有的同志还不甘心：“这是老规矩了，算不了啥特殊。”严国珍严肃地说：“用公款吃喝还不特殊？就是老规矩也得改！”他买了两个馒头，一碗茄子，和就餐的同志们在一起吃。

这是1981年夏天的事。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他还很动感情地说：“吃喝喝喝好像是件小事，实际上可是个大问题。群众是从这些具体事情上看出你是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还是卖狗皮膏药。”有一次，他到金沟林场检查工作，一连看了十二个作业组，到场部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场党委会书记叫食堂炒了六个菜，严国珍看了直摇头，只吃了一点就放下了筷子，语重心长地说：“山上工人很辛苦，吃住条件都比较差。我们吃这么多菜，咽下去吗？”从此以后，大家知道了严国珍的脾气，不论他到哪儿没有人再搞特殊招待了。

县里小事少，有时忙不过来。严国珍外出开会、办事，就走着去。到下面检查工作也不尽量搭顺路的车。有一次他的女儿来探望，办公室要派车到车站去接，他知道后制止了：“不能因为我是我女儿就去接。干部子女没啥特殊。”

严国珍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准则》，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年终总结时，差不多每年同志们都评他为模范党员。可严国珍说啥也不同意。在审批模范党员名单时，每次他都把自己的名字划掉。

二
星期六上午是严国珍的群众来访接待日。有的同志看他太忙，建议说：“这些事儿就不用了，放个人顶替就行。”严国珍回答：“那不行呀？群众轻易不来找县领导，来找的人，差不多都是有问题在基层解决不了的。咱们可不能应付了事。”这几年严国珍处理来信来访四百多件，给群众解决了很多难题。

农村妇女刘艳娥和张建民结婚后，来到漠河县。张建民父母对这门亲事始终不同意。刘艳娥的户口也就一直落不上。张建民走后，刘艳娥苦告伶仃，生活上遇到困难。她曾多次上访，户口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严国珍上任后，热情地接待了刘艳娥的来访。听完她的哭诉，严国珍让信访办和公安局联

一位共产党员的党性

——记漠河县委书记严国珍

阎德喜 刘中

系，给她修上了户口。

县医院勤杂工于凤珍，1978年有病打针，造成残疾。可医院却不按医疗事故处理，于不能上班医院便不发给工资。县信访办查清后，提出应发给工资。医院却借故拖延不办。听说来了严书记，亲友们都劝于凤珍去找找。她心里犹犹豫豫的：“我的问题这么多年都没解决，严书记新来乍到，大事情都忙不过来，还有闲心管这事。”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找严国珍。老严听完了于凤珍诉说冤屈，又把信访办的调查材料仔细看了一遍。他对这早该解决的问题而迟迟没有解决非常生气。他召开了有医院党委书记和主管卫生的副县长等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凤珍发没上班期间的工资，由医院按能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回事儿可以解决了。但信访办的调查材料看了十多次，仍然落不了去。严国珍火了，“医院党委没有组织观念？明明错了却硬顶着不去纠正，这是什么问题……”他让信访办把会议决定打印成文件，责令医院马上落实，不许拖延。于凤珍的工资补发了，工作也得到了适当安排。

1971年，县里从社会上吸收了七名教师。第二年又把他们辞退了，理由是“已经有了老师了”。可是没过多久，其中四个有关系，有门路的又重新上了班。剩下的三个人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一直告了十三年。严国珍拿着他们的上访信，心情沉重。漫长的十三年，这三个同志能向国家做多少贡献呵！可是他们却把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上访中。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他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按合同工把他们安排到工程处。这三个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赞贺：“还是党的政策好！”

三

严国珍从阿木尔林业局调来后，县委办公室便让他张罗住房，安排搬家。他没有同意。他对办公室主任说：“咱们县经济比较困难，一下子建不了许多房屋。要搬应该先尽住困难的家。”后来又几次分给他住房，都被他拒绝了。直到现在的家还没搬家。

严国珍家八口人，分住三间，立三个灶，他的工资不高，生活困难。1982年年终，工会补助他六十元。当时他设在家，回来后赶忙把钱给工送回去：“我家又不是吃不上饭，用不着补助。”这是县委副书记专门和他谈：“你的生活连一般工人都不如。这补助是组织给的。”他看实在不收不行了，就叫妻子把钱存到银行，准备以后给学校交资料。没过多久，一个干部的遗孀来找他，说生活有困难。他就把这笔钱取出来给了她：“这是组织补助你的，说生活困难得不知啥叫好。”

严国珍在盛产木材的大兴安岭工作多年，可家里连一件象样的家具都没有。有的基层干部对他讲：“老严，做套家具吧。”他摇摇头：“不做。”“不是白做，花钱。”“花钱也不做。”有的同志不理解，他解释说：“就是花钱能花几个，还不是象征性的。要是真花钱为啥不到街上买。占公家便宜的事干不了。”县委党校的一个同志到阿木尔林业局工作时，顺便到严老家看了看。回来后激动地给党委写封信：“……过去耳闻，现在目睹，严国珍同志在个人家庭生活方面确实要求很严。家里摆设简单，炕上两只陈旧的木箱子，上面一个破铁锅当茶几，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在落户、招工、转正等事情上，严国珍对自己要求更严，亲属们说他是“六亲不认”。

严国珍的妹妹在肇东县农村。妹妹想让儿子先在这里念书，然后落上城镇户口，毕业后分配到国营单位工作。他说：“念书可以，户口落不了，不符合规定。”妹妹很不满意：“你当县委书记，外甥连这光也沾不上？”老严耐心地解释：“我当书记更得记大家带个好头。”外甥一气之下回家去了。妹妹还在生他的气。

老严的弟弟毕业后待业了好长时间。父亲几次催老严安排个工作，他都说现在指标少，安排不了。父亲火了：“你在阿木尔这么多年，老家下也不少，怎么连个工作都安排不了！你不好说话让别人去办。”他怕父亲真的这样做，便斩钉截铁地

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端正党风

共产党员、吉安地区食品公司经理刘铭新廉洁奉公

本报讯 江西省吉安地区食品公司经理刘铭新保持和发扬廉洁奉公、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用实际行动带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最近召开的全省端正党风经验交流会表扬了他的事迹。

刘铭新是个有三十多年党龄的干部，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工作，始终保持一尘不染、廉洁奉公的好作风。他在盛产竹木的莲花县担任了五年的县委副书记，尽管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可他从不利用职权为家谋私利。劳动部门考虑到他的家属在农村，儿女都大了，曾几次照顾他一个“农转非”的指标，都被他谢绝了。他硬是把指标让给了比他更需要照顾的同志。至今，他的五个孩子除一个儿子按政策被招工外，其余都在农村当农民。

刘铭新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立场，秉公办事，一贯抵制不正之风。他调到吉安食品公司后，有不少亲友经常找他帮忙去买廉价猪的猪肉。他认为这是一种利用职务关系占公家便宜的不正之风，对任何亲友都坚决拒绝。“特殊照顾”的后门。去年，刘铭新调离工作，他的表妹特从家乡农村赶到食品公司找他帮忙买计划配额的猪肉。刘铭新一边劝她解释没有权利为亲友办私事走后的道理，一边拿出四十元钱作为给舅父办丧事买肉的一点补偿。从此，凡是了解他这种“脾气”的亲友都

不再来找他批条子了。1983年下半年，在一些单位刮起的滥发奖金和实物歪风影响下，这个公司也有不少职工提出用公款制发服装的要求。刘铭新理直气壮地教育职工不能枉法不正之风，全公司抵制了这股不正之风。

刘铭新敢于抵制不正之风，而对群众的疾苦却时刻放在心里。他到食品公司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一些多年没有解决的群众关心的问题。如公司的输电线路年久失修，很不安全，经常停电，许多职工晚上看上电视。刘铭新组织有关人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拨出一笔专款，改迁了这条输电线路，既保证了安全，又改变了过去经常停电的现象，给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良好条件。

这个公司的职工称赞刘铭新是个“用实际行动带动党风、根本好转的好干部”。

(黄顺明 张香庭)



新华社记者 张银智摄

外交部举行联欢会

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共度春节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我国外交部今晚在民主柬埔寨王席西哈努克亲王的一百多住宅举行联欢会，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随员亲属朋友共度春节。外交部副部长刘达刚，中国外交部外事、文化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以及民主柬埔寨和东盟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参加了联欢会。我国文艺工作者表演了文艺节目。

瑞士巴塞尔芭蕾舞团在京首演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瑞士巴塞尔芭蕾舞团今晚在天桥剧场为首都一千多名观众表演了古典芭蕾舞剧《无益的舞蹈》，受到热烈好评。

在目前世界主要芭蕾舞团演出的剧目中，这是一出较为古老的芭蕾舞剧，已有一百多年的演出历史。演出中，艺术家们以轻盈、优美的舞姿，生动地反映了农家平民田园生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廖汉生等观看了演出，并在演出前会见了巴塞尔芭蕾舞团团长、导演兼编舞海因茨·施珀里和主要演员。

巴塞尔芭蕾舞团还将在北京演出三场，然后去沈阳。

我国去年新设自治县十三个

本报讯 1985年我国新设立自治县十三个，它们是：辽宁省的岫岩满族自治县、凤城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云南省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漾濞彝族自治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县藏族土族自治县。至去年底，全国共有自治县九十三个，自治县三个。

我国去年有十个地区实行市管县

本报讯 为加强城乡联合，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适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去年有十个地区实行了市领导县体制。这个地区是：山西省撤销解州地区，晋城市升为地级市，所辖县分别由长治、晋城市管辖；吉林省撤销通化地区，通化市、浑江市升为地级市，所辖县分别由通化、浑江市管辖；浙江省撤销金华地区，金华市、衢州市升为地级市，所辖县分别由金华、衢州两市管辖；福建省撤销莆田地区，莆田市升为地级市，所辖县由莆田市管辖；撤销龙岩地区，漳州市升为地级市，所辖县由漳州市管辖；山东省撤销泰安地区，泰安市升为地级市，除肥城市划归济南市管辖，泗水、汶上两县划归济宁市管辖外，其余均归泰安市管辖；四川省撤销绵阳地区，绵阳市由绵阳、广元、遂宁三个地级市管辖；撤销内江地区，内江市升为地级市，所辖县由内江市管辖；撤销乐山地区，乐山市升为地级市，所辖县由乐山市管辖；甘肃省撤销天水地区，天水市升为地级市，陈西和、礼县、徽县、两当四县划归陇南地区，津县划归定西地区外，其余均由天水市管辖。(朱孝庆)

法卡山下鱼水情深

新华社通讯员

王锦来

新华社记者

上官卫国

王光明

法卡山战斗一等功臣谢汉元，完成了两年半的学业之后，前年秋天又回到了法卡山。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唤起他对往日的回忆。在那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在法卡山主峰上带伤抢救、包扎伤员、坚守七八昼夜。使他更难忘记的是，当地群众冒着炮火硝烟往前冲锋阵地送弹药、送水送饭的情景。军民的鱼水深情激励着他立志要全心全意为当地各族人民服务。

一天，上黎屯农民张连清的孩子得了急病。村子离乡卫生院很远，又下着小雨。张大伯只得跑上山来找军医。谢汉球一听，背起药箱就住山下。他进门一看，只见小孩牙关紧闭，双眼上翻，两手抽搐。谢汉球诊断孩子患的是中毒性痢疾，立即抢救。一会儿，小孩苏醒过来了。谢汉球对张大伯说：“我晚上再来给孩子打针。”

夜色笼罩着山野，毛毛细雨下个不停。张大伯倚门不住地念叨：“谢军医会再来吧？”一点星光在盼望。突然，茫茫夜幕雨声中，有一亮点亮向这里移动。张大伯看见浑身沾满了泥浆的谢汉球手里端着电筒，从山上走下来了。当谢军医为孩子打完针、喂完药，再次踏上泥泞的山道，消失在夜幕中的时候，张大伯热泪终于夺眶而出。

第一次，谢汉球下山去抢救一位食物中毒的青年。病人躺在床上，面色铁青，嘴边挂着唾沫，吐出的脏物发出恶臭。

臭气。为抢救病人，他顾不得这些，整整八个小时守在病床边抢救，直到病人转危为安。

有人对谢汉球说，一等功的荣誉够你享用的了，替老百姓看病没名没利，何必这样卖力呢？谢汉球却这样回答：

去年8月，正是南疆最炎热的季节，由于气候多变，一些牧区的孩子出现了流行性感冒。谢汉球闻讯，冒着酷暑一个屯一个屯地，挨家挨户给孩子打针吃药，为七十二名儿童做了治疗。屯里的老人说在过意不去，你出一个

着救授器材。飞机沿着加雪盖山山麓急爬陡升，发动机已加到最大功率，排气温度接近最大限值，而飞行速度却逐渐减小。这时，直升机已接近限飞飞行，操纵稍有失误，后果不堪设想。由于驾驶员范忠、熟练的操纵，终于平稳、安全飞抵灾区。

12月21日，晴空万里，一望无际。两架直升机发出震耳的轰鸣，先后起飞，结伴沿山谷往南飞行，首航顺利。

二十分钟后，飞机开始爬升，准备翻越喜马拉雅山东段的多雄拉山口。雄伟的山峰呈锯齿状，北端高七千七百五十米，南端高六千零七十五米，鞍底四千二百米，宽三公里。山口是南北的热冷空气交流区，常产生大涡流。气象极为复杂，随时危及飞行安全。

飞机飞到五千五百米，飞临山口上空。多雄拉山裹着厚厚的冰层，在阳光下十分耀眼。高山险处有周密的设计和妥善的处置措施，飞机平稳地飞越了多雄拉山口。

越过山口，飞机沿山谷向南飞行。这里谷窄、坡陡，稍一不慎，很容易翻山。按照原计划，飞行员操纵直升机起飞，结伴下降高度。四十分钟后，飞行员们看到宽阔的雅鲁藏布江两岸。不会，直升机在墨脱的一个小峡谷上平稳着陆。在海拔六千多米的西藏高原上，第一次直升机空投成功了！墨脱军民看到直升飞机到来的培养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着总人员和机组同志的手，一再感谢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边防军民的关怀。首航成功以后，空军的训练进行。截至今年1月14日，四架新型直升机共运输各类物资八十四吨，圆满完成中央军委和总军交给的救援任务。

在世界上，要飞越六千多米高的加雪盖山。这是此次高原飞行的第一道难关。直升飞机平稳地向东南飞行着，最后一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运输团那部营长，副驾驶员是藏族飞行员。机内乘坐着总部装备技术组人员，装载

我军直升飞机在西藏高原首次空运纪实
阿立武 陈立忠 张忠志

12月20日，四架新型直升飞机转场到西藏南部边城林芝，准备以林芝作为基地进行救援工作。

从拉萨到林芝，要飞越六千多米高的加雪盖山。这是此次高原飞行的第一道难关。直升飞机平稳地向东南飞行着，最后一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运输团那部营长，副驾驶员是藏族飞行员。机内乘坐着总部装备技术组人员，装载

